

仡央语言和彝语的接触关系*

李锦芳

[提要] 仡央语言历史上曾受到彝语的影响, 本文通过比较仡央、侗台和彝语, 缕析了仡央语言中的彝语成分, 主要包括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数词以及人称代词几方面的借词。

仡央语支被认为是较早从分布于岭南的古侗台语分化到云贵高原的一支, 古侗台语成分较多, 国内外学界都将之视为构建原始侗台语以及判别侗台语与周边相关语言历史关系的重要依据。除了侗台语族内部的共性外, 仡央语言内部的创新发展需要厘清, 她的外来影响也需要理清, 这样才能较清楚地认识仡央语言的发展脉络, 更好地服务于侗台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仡央语言的外部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汉语, 二是彝语(近现代以来部分仡佬族与苗族杂居, 也出现了少量苗语借词)。仡佬语与汉语的接触关系认识比较清楚, 与彝语的接触则未有专门论述。

汉代前后, 彝族就自西向东发展, 从今滇东北一带进入今黔境, 凭借人口优势在今黔西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直至明清。彝族进入贵州高原后与更早从岭南前来的仡央民族交错杂居, 两个族群互动密切, 互相涵化, 于是出现了所谓“仡佬彝”(仡佬变彝)、“彝佬仡”(彝变仡佬)的现象。至今彝族、仡佬族仍互为婚姻, 甚至同一姓氏、共认祖宗的人在一个地方为彝族, 另一个地方为仡佬族。彝文文献和明嘉靖《贵州图经》卷十一等记载彝族、仡佬族互“争为长”, 从黔西南迁至广西隆林的“多罗”支系仡佬族有民谚称 $pu^{31}tse^{35}a^{33}au^{33}u^{55}$, $ka^0mu^{31}sa^{35}a^{33}au^{33}tshu^{55}$ 。(蚂蚱不成肉, 彝族、汉族不是朋友。)今天彝、仡佬、汉民族和睦相处, 史料和民谚反映了历史上彝族和仡佬族历史上的密切接触。

彝族、仡佬族长期的接触带来了语言、文化上的接触, 但主要是彝语对仡央语言的影响, 这与彝族长期管制贵州西部一带、彝语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相关。学术界在1980年代就注意到仡佬语一些方言部分基数词借用了彝语, 李锦芳、李霞(2008)进一步识别了仡央语言基本词中的一些彝语借词。本文将较全面地辨析仡央语言中的彝语成分(主要是借词), 原先主要分布在贵州西部的仡佬语阿欧、多罗方言受彝语影响较大, 其他仡佬语方言以及其他仡央语言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彝语成分。文章以彝语东部方言的贵州大方话为代表, 参考其他彝语方言以及彝语支语言, 来讨论彝语与仡央语言的接触关系。

我们辨析仡央语言中的彝语成分(借词)的步骤和标准为:

- 1、列出双方的共同成分;
- 2、参考汉藏语言, 排除可能的同源词;
- 3、排除共同的汉语借词;
- 4、少部分仡央语言与其他仡央语言、侗台语不同但与大方彝语、彝语支语言接近的为彝语借词;
- 5、多数仡央语言与侗台语不同但与大方彝语、彝语支语言接近的为彝语借词;

大方等地的彝语可能也接受了少量的仡佬语借词, 这些彝语成分与其他彝语方言、彝语支语言不同, 而与仡佬语接近, 解释为仡佬语借词可能较为合理。

本文的主要语料来源为我们建立的仡央语言数据库(拉基语采云南马关, 越南拉基另注明; 拉哈语为早拉哈, 水拉哈另注明)和《藏语支语音和词汇》一书(纳西采丽江, 哈尼采碧卡, 拉祜为澜沧, 基诺为景洪基诺乡), 原始仡央语构拟引自 Weera2000, 原始侗台语构拟引自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 普诺伊语(Phunoi)、毕傈语(Bisu)、原始彝语支、

*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8JA740047)基金资助”。

原始拉祜语构拟引自布莱德雷《彝语支源流》(文中相关构拟空缺者系所援引材料未给出构拟形式)。

侏央语言中尤其是侏佬语部分方言、普标语等出现了翘舌音声母、儿化元音,叠音构词现象,这些在侏央语言、侏台语中不常见,却是彝语、彝缅语言的重要特征,侏央语言内部的这些创新发展可能跟彝语的长期影响有关。彝语对侏央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侏央语言借用一批彝语词,语法上也接受了一些彝语特点。侏央语言在与彝语的接触中处于弱势地位,目前尚未发现有明显的影响彝语的证据。以下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数词、人称代词几方面来谈谈侏央语言中的彝语借词及所受的彝语影响。

一、名词

侏央语言中的彝语借词包括动植物、生活生产以及经济相关用词,也有人的称谓等等。

羊(山羊):红侏佬 -tʂ^hɿ³¹, 普标 qiat³³; 大方彝 tʂhe¹³。侏央: 侏佬(居都 me³³ me³³、大狗场 mpi²¹、三冲 mei¹³), 拉基-mo³³(越南-be²¹), 布央(郎架-ʔbɛp¹¹、雅郎 ʔbɛ³³、巴哈 mi¹¹), 拉哈 me⁵³。原始侏央 *me C, 原始侏台 *ʔbliɛ。彝语: 彝语(南华-tʂhi⁵⁵、弥勒 tchi²¹、墨江-tchi²¹), 纳西 tshu⁵⁵, 哈尼 tshi¹, 拉祜-tshe²¹, 基诺 tchi⁴⁴ pɛ⁴², 普诺伊 chət。原始彝语支*(k)-cit^L, 缅文 hsit。红侏佬、普标与多数侏台语不同,当借自彝语,普标系在彝语有塞韵尾的早期阶段借入。普标“绵羊” sak³³ 比较特别,可能也是该彝语词的另一时间层次的借词(参考彝语 hse^{ʔ44}),转化成 k 尾,并专指“绵羊”。

狗:布央(郎架 qoi²⁴、雅郎 uui⁵³); 大方彝 tchy³³。侏央: 侏佬(红丰-ŋ⁴³、居都 m̥u³¹、大狗场 mpau³³、三冲 ŋ³⁵), 拉基-m³³, 巴哈布央 ma³¹, 普标 m̥α⁵⁴, 拉哈 ma⁵³。原始侏央 *x-ma A, 原始侏台 *ma。彝语: 彝语(喜德 khu³³、弥勒 tchi²¹、墨江 tchi³³), 纳西 khu³³, 哈尼 khx³¹, 拉祜-tshe²¹, 基诺 khu³³ jo³³。原始彝语支 *kwe², 缅文 khwe³。布央(郎架、雅郎)与多数侏台语不同(雅郎系小舌声母脱落),当借自彝语。

蠕虫:普标 pu³³; 大方彝 bu³³。侏央: 侏佬(比工-naŋ³¹、居都-ŋi³⁵、洞口-naŋ²⁴), 拉基-mui³³, 水拉哈-mun³³。原始侏台 *nuei。彝语: 彝语(南华 bu³³、弥勒 bu²¹、墨江 bu³³), 纳西 bi³¹-, 哈尼 pi³¹-, 拉祜 pə³¹-, 基诺 pu³³。原始彝语支 *bi/bo², 缅文 po³。普标可能借自彝语。

蚂蚁:红侏佬-ŋui³¹, 居都-gu⁵⁵, 洞口-gu²⁴。侏央: 侏佬(红丰-mie¹³、比工-mi³¹), 越南拉基-me⁴⁵, 布央(郎架 mut¹¹、雅郎 mot³¹), 拉哈 mot⁴⁴。原始侏央 *mot D, 原始侏台 *m̥uot。彝语: 基诺-ke³³, 普诺伊 kət。原始拉祜语 *g' u^v, 原始彝语支 *k-ru², 缅文 hkra^ʔ。红侏佬等声母读为舌根音的几个侏佬语点可能系较早从彝语支借入(彝语为白蚁)。

蚊子:桥上 tci³³, 大狗场 tchi⁴⁴; 大方彝 tchi²¹。侏央: 侏佬(红丰-ɣuan³¹、红侏佬-ɣuŋ³³、居都-zu³⁵、三冲-nuŋ³³), 拉基-ji³⁵, 布央(郎架-jaan³¹、巴哈 jaan³¹), 普标 -naŋ³³, 水拉哈-zααŋ³³。原始侏央 *dʒaŋ A, 原始侏台 *nuŋ。彝语: 彝语(南华-ʂɛ³³、弥勒-tshe³³、墨江-se⁵⁵), 纳西-tsu³¹, 基诺-tʃɔ⁴⁴。缅文 khran²(彝语 tchi²²)。彝语早期声母可能类似缅文为舌根复辅音,演变成塞擦音后借入侏佬语。

树:侏佬(红丰-ci⁴³、猴子田-se³³), 木佬-za³¹; 大方彝 se³³。侏央: 侏佬(比工 ta³³、居都 tin³¹、大狗场 tai³³、三冲-tai⁵³), 拉基-tie²⁴, 布央(郎架-tui⁵⁴、巴哈-ti³²²), 普标 tai⁵⁴, 拉哈-toi⁵³。原始侏央 *ti A, 原始侏台 *mwəi。彝语: 彝语(南华 se³³、弥勒 si³³、墨江 ci³³), 傣傣-dɿ³³, 纳西 ndɿ³¹, 哈尼 si³³-, 拉祜 sɿ⁵⁴, 基诺-tsu³³。原始彝语支 *sik^H, 缅文 thas paŋ。侏佬阿欧方言两个点和木佬从彝语借入。

水稻:居都 tci³¹, 拉基 tci⁵⁵-, 大方彝 tshɿ²¹。侏央: 侏佬(红丰-sau¹³、大狗场 mpəu²¹、三冲 muŋ³¹), 木佬 mə⁵³, 布央(郎架 paai⁵⁴、雅郎 pa⁵³、巴哈 ɗaan³¹), 普标 pie⁵⁴, 拉哈 saal²¹。原始侏台语我们拟为 *bral。彝语: 彝语(南华 tci³³、弥勒 tchi³³、墨江 tche²¹), 纳西 ci³¹, 哈

尼tshē⁵⁵，拉祜tsa³¹-，普诺伊 káchón。原始彝语支*can¹，缅文 sa¹pa³。侗台语民族很早种植水稻，“水稻”一词侗台语内部较一致，有的指稻株，有的指稻谷，有的是稻米或米饭，居都侂佬和拉基语的“稻株”较特别，可能来自彝语。但居都也保留固有词 mlur⁵⁵，转义为庄稼。拉基则转义为 m³³“饭”。

肥料、粪：侂佬（月亮湾 khi⁵⁵、洞口 tchi³¹），巴哈布央 tci³³；大方彝 tchi³³。侂央：侂佬（红丰-ʔe¹³、比工 o¹³、居都 khuun³¹、大狗场 ʔa¹³），拉基 ph i³³，郎架布央 pun¹¹，普标 phən⁵³。原始侗台*mou/*bwfun。彝语：彝（南华 tchi²¹、弥勒 tchi²¹、墨江 tche³³tchi³³），纳西 tchər³³，哈尼 tshu⁵⁵tshi³¹。原始彝语支*ʔ/k/(l)e²，缅文 khje³（彝语 tchi⁵⁵）。侂央、侗台部分与“屎”同形，部分借自汉语“粪”，月亮湾、巴哈等借自彝语（彝语“屎”词形不同：大方 thi³³，南华 ci²¹，弥勒 thi²¹，墨江 thi³³）。

门：侂佬（红丰-ŋau⁴³、居都-hu³¹、大狗场 ŋka³³），拉基 ŋ³⁵，巴哈布央 ŋu³¹；大方彝-ŋgo³³。侂央：侂佬（红侂佬 -ci³³、三冲 bin¹³），木佬 mə²⁴，郎架布央-tə³¹²，拉哈-tu²⁴。原始侂央*x-ŋo A，原始侗台*tɕou。彝语：彝语（弥勒-go³³、墨江go²¹-），纳西 khu³³，哈尼-kv³³，基诺-ko⁴⁴。原始彝语支*k/go^{2/3}，缅文-kha³³。彝语与汉语“户”同源，多数侂央语言借用彝语，少数与其他侗台语相同。

牛轭：侂佬（红侂佬-li³³kan³³、居都-len³⁵gu³³、月亮湾-lə³¹gə⁵⁵、洞口lə³³go³³），巴哈布央le¹¹；大方彝 lie³³ko³³。侂央：侂佬（红丰-va¹³、比工 va³¹、三冲ŋa¹³），拉基 ku⁵⁵，郎架布央ek¹¹，普标 vaak⁴⁵。原始侗台*ʔiek。彝语：墨江彝 li³³gu²¹，纳西 lo³¹，哈尼 la³¹ke³³。缅文 htam³po¹（与彝语等不同源）。原始侗台、郎架布央系借汉语“轭”，原始侂央大概如 k-vak，侂佬诸多点与巴哈布央应借自彝语。

磨：侂佬（红丰-tshəu⁴³，红侂佬-tshəu³¹、居都-tshu³¹、大狗场 tshau⁵⁵、三冲dzo³¹ho³⁵）；大方彝-tshu³³。侂央：木佬-mu³¹，拉基-kue¹¹，布央（郎架qhu¹¹、巴哈hu³¹），普标 qui^{ʔ45}，拉哈mu⁵³。原始侂央如 k-mu。彝语：墨江彝-tsh³³，哈尼-tsi³³。缅文 krit hsam（与彝语等不同源）。侂央语言分两类，一类如红丰等借自彝语，三冲dzo³¹ho³⁵可能是借词dzo³¹与固有词ho³⁵的合璧词；一类可能与汉语“磨”相关。

金子：侂佬（居都sɪ³⁵、大水井sɪ³⁵），布央（郎架tsi²⁴、巴哈tchaai⁴⁵）；大方彝 sə³³。侂央：侂佬（红丰xun⁴³、大狗场xən³³、洞口ku³³，三冲han³⁵），拉基ha²⁴，普标gəm²⁴，水拉哈xam³³。彝语：彝语（南华se³³、弥勒sa³³、墨江se⁵⁵），傈僳ŋ⁴⁴，哈雅哈尼 sɪ⁵⁵，拉祜 si³³，基诺cu⁴²。原始彝语支*s-rwe，缅文 hrwe²（彝语cwe²²）。居都等可能借自彝语，普标等早期共同形式如gam，与汉语“金”关系密切。

银子：侂佬（居都phlu³⁵、洞口thu²⁴），拉基 phio³⁵，巴哈布央phjaau⁴⁵，普标 phio²¹³；大方彝thu³³。侂央：侂佬（红丰ŋuan³¹、红侂佬 nuŋ³¹、大狗场nɪn³³、三冲ŋe³⁵），木佬-nə³¹，郎架布央ŋan³¹²，拉哈nan³²。原始侂央*prau B / *ŋjən A。彝语：南华彝 phiu³³，傈僳 phu⁴⁴，哈尼 phv⁵⁵，拉祜 phu³³，基诺 phu³¹，普诺伊 phjú，毕傈 phlú。原始彝语支*plu¹，缅文 ŋwe²。侂央语言分两种形式，居都等一类借自早期彝语（洞口属此类，借自晚近彝语，如大方彝形式），红丰等一类与缅文及汉语“银”关系密切。

身体：比工ko⁵⁵sei³¹，拉基ko³³，普标gui³³，水拉哈keu³¹；大方彝 gu²¹。侂央：侂佬（红丰so⁴³ʔo⁵⁵、红侂佬-sun⁵⁵、居都-sun³¹、大狗场shan³³、三冲-çe³⁵），布央（郎架-çe³⁵、巴哈dan³³）。原始侗台*ʔdran/*ntruun。彝语：彝语（南华gu³³-、弥勒gu²¹-），纳西gv³³-，哈尼o³¹-。原始彝语支*s-yak^L，缅文 koj（彝语 ko²²）。比工侂佬语可能是借词ko⁵⁵加固有词sei³¹的一个合璧词。普标语声母保留浊音，其他侂央语言从彝语借入后已清化（原始彝语支的构拟比较奇怪，与多数彝语现代形式距离较远，我们仅列出，不采以支持论证）。

人：居都-tshu³⁵，大狗场tchi⁵⁵，洞口-tsho³³；大方彝sho²¹。侂央：侂佬（红丰-yəu⁴³、

比工zəu¹³), 木佬yo⁵³, 拉基-fu⁴⁴, 巴哈布央ha³³, 拉哈khon⁵⁵。原始侬央*kra C, 原始侬台*κuon。彝语: 彝语(南华tsha³³、弥勒tshu³³、墨江tsho²¹), 纳西ci³³, 哈尼tshu⁵⁵, 拉祜tsho³³, 基诺tsho³⁵, 普诺伊 shã。原始彝语支*tsaŋ¹, 缅文 lu² (与彝语等不同源)。居都等侬佬语从彝语借入“人”后固有词转义为族群自称: 居都to³³?lo⁵⁵、洞口-qau²⁴、大狗场lau⁵⁵。

祖母: 三冲da³³, 坡冒ta¹³; 大方彝-da³³。侬央: 侬佬(红丰-za⁴³、居都-ja³³, 大狗场jo²¹), 拉基jiu³³, 普标-jia⁴⁵, 拉哈 za²¹。原始侬央*ja C, 原始侬台*ja。 “祖母”彝语语言多为 a ne、a pi 之类, 大方彝语读音可能是自身创新, 之后借入侬佬语哈给方言三冲、坡冒等语言点。

年、岁: 侬佬(红丰guai³¹、红侬佬kui³¹、猴子田kuai³¹); 大方彝 khə¹³。侬央: 侬佬(桥上vlun³¹、比工vlei³¹、居都plei³¹、大狗场plei³³、三冲pi³⁵), 拉基pi³⁵, 布央(郎架piin³¹²、巴哈 meŋ³¹), 普标 mjəai³³, 拉哈 phiŋ³²。原始侬央*m-(p)yiŋ A, 原始侬台*mpiei。彝语: 彝(南华 khu⁵⁵、弥勒 khu²¹、墨江 khu³³), 纳西 khv⁵⁵, 哈尼 khv³¹, 拉祜 qho²¹。原始彝语支*s-nik^H/*C-kok^L, 缅文 hnas (与彝语等不同源)。侬佬阿欧方言三个点借自彝语。

村寨: 布央(郎架ŋuə¹¹、巴哈ga¹¹), 普标 gwa⁴⁵; 大方彝 lo²¹。侬央: 侬佬(红丰-wa³¹、比工wa³¹、猴子田foŋ³³、红侬佬laŋ³¹、居都təu³¹lu³⁵、大狗场mo⁵⁵、三冲luŋ¹³), 拉基-mia¹³, 水拉哈faan²⁴。原始侬央*myai A, 原始侬台*ʔban。彝语: 彝(南华kha³³、弥勒tche³³、墨江tche³³、南涧kha³³), 纳西 mbe³³, 拉祜 qha⁵⁴。原始彝语支*kak^H/koŋ³/rwa¹/pu³, 缅文 rwa²。早期彝语支“村寨”形式较多, 布央、普标的说法在侬央、侬台语中较特别, 可能来自早期彝语支。巴哈另一形式moi³¹当为固有词。

病: 红侬佬 nau ; 大方彝 no²¹。侬央: 侬佬(红丰yie⁴³、居都-ze³³、大狗场zai²¹、三冲zai³⁵), 拉基-qe³³, 普标zai⁴⁵, 水拉哈khoi⁵³。原始侬央*d-ri C, 原始侬台*xkei。彝语: 彝(南华 no³³、弥勒 no³³、墨江 no²¹、南涧 na⁵⁵), 傣傣 na³³, 哈尼 na⁵⁵, 基诺 no⁴², 普诺伊, 毕傣。原始彝语支*C-na, 缅文 phja³。红侬佬语与侬央、侬台距离都很远, 当源自彝语。

药: 侬佬(居都-tsɿ³¹、弯桃-tsɿ³¹); 大方彝-tchi³³。侬央: 侬佬(红丰qhən⁴³、比工kho⁵⁵、桥上zen⁵⁵、峰岩kau³³、月亮湾kau³³、大狗场sən³³、三冲la³⁵、坡冒kia³⁵), 木佬lu³¹, 拉基-lo³⁵, 布央(郎架-luə³¹²、巴哈qaau³²²), 普标 jia⁵³, 水拉哈za³⁴³。原始侬央*t-lau A, 原始侬台*ʔjuə/*zgra。彝语: 彝(南华tchi³³、弥勒tshi²¹、墨江-tchi³³、南涧-tshɿ²¹), 傣傣-tshɿ⁴¹, 纳西 tshar³³-, 哈尼tshɿ³¹, 基诺tshi³³。原始彝语支*C-nak^H/tsip^L/tse², 缅文 hse³。除了普标和台语支借用汉语“药”, 多数侬央、侬台语言相当一致。侬佬多罗方言居都、弯桃等点系借用彝语, 但同方言的月亮湾、峰岩还使用固有词。

二、动词和形容词

侬央语言从彝语吸收了一些动词、形容词及其相关副词。

问: 红侬佬nuŋ³⁵; 大方彝 no³³。侬央: 侬佬(红丰za¹³、桥上tse⁵⁵、大狗场sai⁵⁵、坡冒sai⁴²), 越南拉基tce²², 布央(郎架 ci²⁴、雅郎tsaai³³), 拉哈tsoi²⁴。原始侬央*tsi C, 原始侬台*sai。彝语: 彝(南华 nu³³ni³³、弥勒 no³³、墨江 no⁵⁵ni⁵⁵), 拉祜 na³³, 基诺 no⁴², 普诺伊 hná。此词侬央内部整齐, 与侬台同源, 唯独红侬佬较独特, 当借自彝语。

去: 侬佬(红丰ziu⁴³、猴子田ziu⁵⁵), 普标 se²⁴; 大方彝zu²¹。侬央: 侬佬(比工 vəu³³、桥上fo³³、居都 vu³³、大狗场 vu²¹), 拉基vu³³, 布央(郎架va¹¹、巴哈wa²⁴), 拉哈wa²¹。原始侬央*ywa C, 原始侬台*piei。彝语: 彝(南华zi³³、喜德zi⁵⁵), 哈尼 je⁵⁵, 基诺 je³¹。多数侬央语言比较一致, 红丰等的说法系来自彝语。

到达: 拉基ko³⁵, 布央(雅郎ku³³、巴哈khau³³); 大方彝 khu³³。侬央: 侬佬(比工 du³¹、居都ta³¹、大狗场thi⁵⁵、三冲dau¹³), 郎架tiin¹¹。原始侬台*dhiuŋ/*stəu。彝语: 弥勒 kho³³, 拉祜ga³¹, 哈尼 khv⁵⁵, 基诺 khu³¹。多数侬央语言可能与侬台同源, 但拉基等可能借自彝

语。

耙(地): 红丰 tca¹³, 巴哈 tca³³; 大方彝 tca³³。侏央: 侏佬(比工 xe¹³、居都 ?lu³⁵、洞口-nau³¹、三冲ka³¹), 拉基 phe⁵⁵, 普标 phə²¹³。彝语: 彝(南华、弥勒、墨江 tce³³, 南涧 tci³³), 史兴 dze³⁵, 纳木义 dze⁵³。侏央内部差别大, 拉基、普标借汉语“耙”, 红丰、巴哈可能借彝语。

欠: 布央(郎架-pu¹¹、巴哈pa⁴⁵), 普标 pai⁴⁵; 大方彝 bu²¹。侏央语言多借用汉语“差”表示这一意义, 如红丰 tsha⁴³、大狗场 tsei³³, 布央、普标的说法可能来自彝语: 彝(南华 bu³³、弥勒 bu²¹), 傈傈 bu³³。

梳(头): 坡冒 kjau³⁵, 拉基 ko³³; 大方彝 ku。侏央: 侏佬(红丰 sən⁴³、比工 sa³¹、居都 sun³¹、三冲 sei³⁵), 木佬 si³¹, 布央(郎架 ce⁵⁴、雅郎 θa⁵³), 普标 tshɑci³³。此词侏央表现整齐, 可能都是借汉语“梳”, 仅坡冒、拉基不一样, 可能来自彝语: 喜德 ku⁵⁵, 哈尼 kha³³, 拉祜 ka⁵⁴, 基诺 khi³¹。

是: 侏佬(红丰 ?iu⁴³、比工 əu³¹、红侏佬 u⁵⁵、居都 au³¹、水城 o³³), 木佬 ɲa⁵⁵, 拉基 ku³³, 巴哈 ka⁴⁵; 大方彝 ɲu²¹。彝语: 彝(南华 ɲa³³、弥勒 ɲu³³、墨江 ɲu²¹), 傈傈 ɲa³³, 纳西 ua³¹, 哈尼 ɲɤ⁵⁵, 基诺 ɲu³³。原始彝语支 *ay^{1/2}。侏央、侗台判断词产生较晚, 有的由“成为”、“(打)中”引申而成, 不少则借汉语“是”, 红丰等诸点的判断词当系来自彝语。

酸: 大狗场 zo³¹, 拉基 ɬo³³、越南拉基-tɬo²¹, 巴哈 tca⁴⁵; 大方彝 tsɿ³³。侏央: 侏佬(红丰 bia⁴³、比工 pla¹³、居都 plei³³plei³³、三冲 pla³³), 郎架 ?daat¹¹, 普标 bjaat⁴⁵。原始侏央 *bwlat D, 原始侗台 *stlom。彝语: 彝(南华 tce³³、弥勒 tci³³、墨江 tce⁵⁵), 傈傈 tɕu⁴⁴, 纳西 tci³¹, 哈尼 tshɤ⁵⁵, 基诺-tɕhu³³, 普诺伊-chín, 毕傈 khjén。原始彝语支 *ʔ-kyin¹, 缅文 khjan²。侏佬、拉基和布央语几个点的“酸”借自彝语(由拉基等看不是汉语借词), 大狗场另有一形式 plu⁵⁵ 为固有词。

瘦: 侏佬(红丰 se¹³、比工 za³¹、洞口 ɕi⁵⁵、坡冒 so⁴²), 郎架-tset¹¹; 大方彝 sɿ²¹。侏央: 侏佬(猴子田 kau³¹、红侏佬 gua⁵⁵、居都 gau⁵⁵), 拉基 ku³³。原始侏央 *ɣwə C, 原始侗台 *xplom。彝语: 彝(南华 dɕu³³、弥勒 ɕi³³), 傈傈 tɕu⁴⁴, 纳西 ndɕa³³, 拉祜 tso³⁵。缅文 pin²(与彝语不同源)。红丰等的说法与侏央、侗台语言差别较大, 可能借自彝语。

慢: 侏佬(红丰 li³¹li⁵⁵/phi³¹、红侏佬 li³⁵li³¹、桥上 vi²⁴、居都 phi³¹、大狗场 mplai³¹), 木佬 fa³³, 越南拉基 pɿ²¹; 大方彝 li³³li³³。侏央: 侏佬(大水井 dze³¹dze³⁵、水城 dəu³³、三冲 dan¹³), 拉基 ne⁵⁵-, 巴哈 ɲiit³¹, 普标 sa²¹³。原始侗台 *goi。彝语: 彝(南华 phi²¹-、弥勒 phi³³、墨江 lu³³), 哈雅哈尼 lɤ³³, 基诺 pje³³-。缅文 hne³/phre³。这个词彝语早期读音可能类似缅文 phre, 后来分化成 ph-、l- 两类。侏央的读音不太一致, 有的可能借彝语 ph- 类、有的借 l- 类, 大狗场则可能在还读复辅音声母时就借入。

穷: 红丰 səu⁴³、大狗场 sau³³; 大方彝 su³³。侏央: 侏佬(比工 ka¹³、居都 qhaŋ³³、三冲 hi³⁵), 木佬 xe³¹, 拉基 kho¹¹, 普标-kho³³。彝语: 彝(南华 ʂo⁵⁵、弥勒 ʂo⁵⁵、墨江 so³³), 傈傈 ʂua⁵⁵, 纳西 si³³, 哈尼 so³¹。缅文 hsaŋ³rai³。“穷”是抽象概念词, 多数侏央语言跟侗台语一样借用了汉语“苦”表达, 红丰、大狗场两地侏佬语则是从彝语借入。

锋利: 侏佬(桥上 tho²⁴、大狗场 thei¹³), 木佬 ta²⁴; 南华彝 the³³。侏央: 侏佬(红丰 khi⁴³、比工 khəu³¹、居都 tchi³¹、洞口 gei³³), 拉基 ɲa³³, 布央(郎架 qhen⁵⁴、雅郎 hrem²⁴)。原始侗台 *ɣ[]m。彝语: 彝(喜德 tho³³、弥勒 the³³), 傈傈 tshe³⁵, 纳西 tha⁵⁵, 哈尼 tha³³, 毕傈 tha。原始彝语支 *tak^H, 原始拉祜语 *hta[^], 缅文 htak。侏央语言中桥上等的形式显然来自彝语, 而其他的当为侗台语同源词。

短: 布央(郎架 ti¹¹、雅郎 taai²⁴), 普标 tai³³; 大方彝 di³³。侏央: 侏佬(红丰 ?naŋ⁵⁵、桥上 n.ə⁵⁵、居都 ɲei³⁵ɲei³³、大狗场 nta¹³、三冲 ne³³), 木佬 ɲe³³, 越南拉基 ne²ne⁴⁵, 拉哈

nan²⁴。原始侬央 *hnan C / *ti C, 原始侬台 *ntrin。彝语: 纳木义 -ndε⁵⁵, 傣傣 du⁵⁵, 纳西 ndəi³³。缅文 to²。侬央的两派说法, 布央等的这一种借自彝语 (原始侬央的后一种构拟源于此), 而多数语言的为固有词。

不: 红丰 ma³¹、比工 ma³¹、红侬佬 mu⁵⁵、居都 ma⁵⁵; 大方彝 ma²¹。侬央: 侬佬 (大狗场 ?əu³³/mpəu³¹、三冲 a³³), 木佬 a⁵⁵, 拉基 lio¹¹, 布央 (郎架 laai¹¹、巴哈 pi⁵⁵), 普标 nam⁴⁵。彝语: 彝 (墨江 ma²¹、南涧 ma²¹), 傣傣 ma³¹, 纳西 mə³³, 哈尼 mɔ³¹/ma³¹。原始彝语支 *ma², 缅文 ma¹...bhu³。侬央否定词“不”原先置于句末, 有的借进彝语否定词后, 否定句语序随之变为否定词前置谓词型, 有的处于过渡阶段, 形成“否定 (彝语借词) ... 否定 (固有词)”的框式结构, 如比工 “ma³¹..... ɔ³³”。

三、数词

侬佬语多罗方言基数词 6-10 被彝语替换, 属于稿方言的洞口话 7-10 也是借用了彝语 (该方言大狗场的“7”可能借自彝语), 一些侬央语言的高位数词“千”系采借了彝语。试比较大方彝语与受其影响的侬佬语方言 (居都等) 和未受影响的方言 (比工) 以及原始侬央语的基数词:

	大方彝	多罗侬佬 (居都)	多罗侬佬 (弯桃)	洞口侬佬	大狗场 侬佬	比工侬佬	原始侬央
1	tha ²¹	tsɿ ⁵⁵	tsɿ ⁵⁵	sɿ ⁴⁴	si ³³	sɿ ⁵⁵	*tɕəm C
2	ni ⁵⁵	səu ³¹	sou ³¹	sou ³³	su ³³	səu ³¹	*sa A
3	su ³³	ta ³¹	ta ³¹	tau ³³	ta ³³	tɔ ³¹	*tu A
4	ti ³³	pu ³¹	pu ³¹	pu ³³	pu ³³	pɔ ³¹	*pə A
5	ŋɔ ³³	mlu ³¹	mjau ³¹	mo ³¹	mpu ³³	mɔ ³¹	*r-ma A
6	<i>tɕhɔ¹³</i>	<i>tɕhiu³¹</i>	<i>tɕhiu³¹</i>	naŋ ³¹	naŋ ³³	nai ³¹	*x-nəm A
7	<i>ci⁵⁵</i>	<i>xən³¹</i>	<i>hei³¹</i>	<i>ci⁵⁵</i>	<i>ci¹³</i>	thɔ ³¹	*t-ru A
8	<i>he¹³</i>	<i>he³¹</i>	<i>he³¹</i>	<i>xei²⁴</i>	zua ⁵⁵	zɔ ³¹	*m-ru A
9	<i>ku³³</i>	<i>ku³¹</i>	<i>kou³¹</i>	<i>qu³³</i>	səu ¹³	zəu ³¹	*s-ɣwa B
10	<i>tshu²¹</i>	<i>tsei³⁵</i>	<i>tsei⁵⁵</i>	<i>tɕhi²⁴</i>	pən ¹³	hui ¹³	*pwlot D

巴哈布央语“一”除了固有词 sam⁴⁵ 作基数用, 还有一个 ti⁵⁵, 用于位数前和数量短语中, 如 ti⁵⁵dɔŋ⁴⁵ “一千”, ti⁵⁵ya³³ɔŋ⁴⁵ “一条河”。这个 ti⁵⁵可能也来源于彝语位数词后的“一”, 如“十一”中的“一” (与基数“一”不同)。例如:

	大方彝	南华彝	弥勒彝	墨江彝
1	tha ²¹	thi ²¹	thi ²¹	thi ²¹
10	tshu ²¹	tshi ³³	tshi ³³	tshu ²¹
11	tshu ²¹ ti ³³	tshi ³³ ti ⁵⁵	tshi ³³ ti ⁵⁵	tshu ²¹ ti ²¹

此外, 大狗场等的高位数词“千”也可能借自彝语。请看:

侬央: 大狗场 təu¹³, 巴哈 dɔŋ⁴⁵, 越南拉基 tū²³, 普标 tɔŋ⁵³ (三冲侬佬 di¹³ “万”可能也是源于彝语“千”);

彝语: 彝 (大方 to³³、南华 tu³³、墨江 to⁵⁵), 纳西 tv³¹, 哈尼 tshɿŋ³³, 原始彝语支 *ʔ-toŋ¹, 缅文 htɔŋ²。

红丰侬佬语表示每月第几天的词头“初-”采借彝语。例如:

	红丰侬佬	大方彝	南华彝	弥勒彝
初一	tio ⁵⁵ sɿ ⁵⁵	da ³³ thi ⁵⁵	de ³³ thi ⁵⁵	de ³³ thi ²¹
初三	tio ⁵⁵ ti ⁴³	da ³³ su ³³	de ³³ so ³³	de ³³ si ³³
初五	tio ⁵⁵ mau ³¹	da ³³ ŋɔ ³³	de ³³ ŋɔ ²¹	de ³³ ŋɔ ²¹

红丰侬佬语“对、双”有两种说法: χa¹³、zuai³¹, 前者系固有词 (参见比工 χei¹³、居

都 qe³⁵、木佬 xe³¹、巴哈 ku³¹、拉哈 kau⁴⁵。原始侗台*gleu)，后者则可能系彝语借词，例如：彝语（大方 dzu²¹、南华 dzu³³、弥勒 tsi³³），傣傣 dze⁴¹，纳西 dzu³³，哈尼 tso³¹，原始彝语支*ʔ-dzum¹。

四、人称代词

羿人语人称代词单数区分主宾形式（见张济民 1993，P427-428），主语形式为单语素音节（单元音或鼻音自成音节），宾语形式为鼻音声母加元音韵母组成，似乎没有发展成成熟的格范畴格式。

	主语	宾语
第一人称	ʔi ³³	ŋui ³³
第二人称	m ³³	mu ³³
第三人称	ʔa ³³	ŋə ³³

例如：

ʔi³³（我）do³³（见）ŋə³³（他）ŋo¹³（了）。“我看见他了。”
 m³³（你）tci³¹（挤）ŋui³³（我）za³³ci³³（为何）？“你为什么挤我？”
 ʔa³³（他）tci³³（吃）me³³（饭）。“他吃饭。”
 man³³（母亲）sə³³（笑）ŋə³³（他）。“母亲笑他。”

羿人语人称代词的这种语法特点在侗央、侗台语言中未见他例，但这确是彝语语言的共性，彝语语言人称代词普遍区分主格、领格、宾格，有的通过声调对立区分，有的通过声母或韵母变化来区分（马学良 2003，P391-392、436-437）。已经消失的羿人语过去分布在黔川交界地区，与彝语长期接触，人称代词体系的这一特点应该跟彝语的影响有关。

侗央语言一、二人称单数比较整齐，第三人称一般较晚出现，差别较大。一、二人称声母一般为ʔ/k、m（原始侗央*ʔe A/ku A “我”，*mə A/B “你”），但侗佬语阿欧方言桥上话“你”为nai³³，很特别，当系借用彝语（大方 na²¹、南华 ni³³、墨江 na²¹）。

侗央部分语言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也可能借用彝语：

侗央：拉基-ke¹¹，布央（郎架 ke⁵⁴、雅郎 ki³³、巴哈 kə⁵⁵），普标 ku⁵³，拉哈 ka²⁴；
 彝语支：彝语（弥勒 ku³³、墨江 ku⁵⁵），基诺 khur³¹。

以上通过侗央、彝语语言比较，我们看到侗央语言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彝语的影响，其接触关系是一种强势语言（彝语）对弱势语言（侗央）的影响，但不像汉语对侗台、侗央语言的影响那样全面、深入。彝语对侗央语言影响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体现了强势语言影响弱势语言的特征，一方面是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单向影响，一方面是数词、人称代词等经贸、社会交际中的高频词从强势语言输向弱势语言，这在亚太地区语言接触关系中常常看到，突出的例子是汉语数词、人称代词常常被借入周边语言。

2、彝语对侗央语言的影响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深入的，一是双方的接触关系主要是词语借贷，而且数量不是太多，二是同一词项在侗央语言中有的语言、方言借用了彝语，有的保留固有词或使用汉语借词。总的来说，原先分布在贵州西部一带与彝语接触时间较长的侗佬语多罗、阿欧两个方言受彝语的影响较深入些，其他方言、语言则相对较少受影响。

3、彝语对侗央语言的影响虽然限于常用词、文化词的借用为主，但也出现了“人、狗、树”等核心词的借用情况。此外，个别语言如羿人语人称代词体系可能还因受彝语的影响而产生了侗央、侗台语言中罕见的主格、宾格之别。可见彝语对侗央语言的影响已触及核心词、句法等内核层面。

4、现代侗央语言中与彝语相关的成分主要是历史接触的积淀，随着侗央语言分布格局的变迁（明清以来逐步分布到广西、云南和越南北部）以及彝语的区域影响力的减弱，除贵州西部和中越边境少量侗央语言点仍与彝语有一定的接触外，近现代以来侗央语言已经极少受到彝语的影响。

参考书目

- 陈绍举：《夜郎与可乐》，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年。
- 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 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3年。
- 李锦芳等：《西南地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
- 李锦芳、李霞：《创新与借贷：核心词变异的基本方式——以仡央语言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 李锦芳、周国炎：《仡央语言探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
- 张济民：《仡佬语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 周春元 王燕玉 张祥光 胡克敏：《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
-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 D . 布莱德雷：《彝语支源流》，乐赛月、陈康、鲁丁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 Weera Ostapirat. *Proto-Kra*. Linguistics of Tibeto-Burman Area. Volume 23.1, Monograph. 2000.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Kra and Yi, and distinguishes some Yi elements in the Kra languages, which are the loan words founded in nouns, verbs and adjectives, numerals, pronouns and other categories.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jinfangli21@163.com)